

中國國民黨周刊

中國國民黨週刊 第二卷 第五期

代售處

代售處

中華民國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出版

北京北新書局 武昌時中書局 重慶重慶時報 南京東南大學 濟南文藝學社 杭州古今圖書社 上海古今圖書館

零售每份五分 國外一元 代派：十份至三百份五折 五百份以外四折

廈門協作書店 潮州青年書店 成都新潮書報社 舊金山少年中國晨報社 紐約民氣週報社 域多利新民國報 檀香山自由新報

通訊處 上海龍環路四十四號週刊編輯委員會

目次

論文

中國對於不平等條約的責任問題……………綠

救國與賣國的區別……………靖虛

敬告北伐軍人……………公武

中華民國兩種亂源……………辟

黨務專載

雜件

特載

謝慧僧先生的一席話……………記者

時評

今昔之上海民國日報……………靖虛

共產黨擁汪復職的內幕……………古南康

共產黨放火燒東園……………孤鳴

漫談

共產黨與敗家妾……………綠

論 文

中國對於不平等條約的責任問題 (綠)

萬目睽睽的中比條約已經廢止，比國方面現在雖則還想提出海牙國際法庭，希圖勝利，然而我中國此次的舉動，是廢止一切不平等條約的第一聲：在法律方面，(國際公法)既有最近法，比

，挪威片面廢約的慣例可援。而使所遞備忘錄中，比國先已放棄修約權，又可以作為我們立論的根據；在事實上的趨勢看來，我中國全國一致主張，再接再厲的奮鬥。那已經宣告失效的中比條約沒有死灰復燃的機會了。

凡是稍為留心時事的人，大多從廢止中比條約一件事，聯想到其他一切不平等條約的廢止問題。又想到中國對於一切不平等條約的責任問題了。我們討論這個問題，宜先弄明白國際條約的性質，換句話說，就是國際條約與私人契約的區別，再研究國家對於條約的責任，然後就知道中國對於一切不平等條約的責任，究竟怎樣了。

(一) 國際條約的性質

國際條約是國際間的契約，換句話說，是國與國意思合致的書面表示。他的成因，籠統說起來，和私人契約相同。但是除去這一點以外，二者便根本上不相同了。國內私法，不許人民以強暴脅逼他人訂立契約。凡是因脅逼而訂立的契約，都屬無效；國際公法却不然。對於戰爭，是許可的，並且認戰爭為解決國際爭端的最後方法，所以凡是因強暴脅逼而締結的條約，都予以維持。再說「履行契約」一層。私人契約，一經訂立之後，除履行外，雖有別種廢止契約的辦法，（如一造破產，死亡，發瘋，標的消失，法律變更等）但是訂約之一造，不能因中途變志隨意廢止；否則國家的法律，就要強制他履行。所以他在契約上的義務，純粹是法律義務（Legal Obligation）。講到國際條約，因為國際公法和國內私法的性質不同。他的履行問題，便也兩樣了。國際公法本身的成分，不外（一）國際慣例。（二）條約。（三）仲裁機關的判例。（四）國內法令及判例，足為各國取法者。（五）學者學說。國際間承認他是法律，純是出於自願。他本身沒有強制的力量。并

且我們知道，凡是有締約能力的國家，一定是獨立國家。試問誰能執國際公法以繩之？國際間既是因自願而服從國際公法，國際公法不能強制他們履行條約，那末一個國家對於條約的義務，不是法律義務而是道德義務。（Moral Obligation）因此，我們敢說國家遇着緊要關頭，儘可廢止不利於他，制他死命的條約！像中國所訂的一切不平等條約，一再延期，平均都有半世紀之久，外國人非分的利益已經佔足，中國要廢止他們，於情理，於時勢，也說得過去了。

(二) 關於條約責任問題的學者議論

中國有廢止不平等條約的權能，已如上述。我們不厭求詳，再考查國際公法學者，對於條約責任問題的議論，更可以明白。歷來學者對於國家的服從條約，只有對一個前提是意見一致的，說是為的要維持國際秩序。除了這一點以外，便各有各的主張，大別之，可分下列幾種：（一）『國家因為服從宗教上的命令，所以服從條約。』這個在中國不成問題。（二）『因為一個國家，應當承認別國為權利的主體，所以須服從條約。我以為承認別人為權利的主體，是尊重人家，是應當的，可是自己尊重自己的權利，保存自身的命脈，是第一件事。一個國家一時因不得已而訂立不平等條約，到久後來感覺到自身存在的危險，當然可以廢止那種不平等條約。』（三）『國家因為抑制自己的意志，所以須服從條約』。所謂抑制自己的意志，當然是不好的意志，若是一個國家為着要恢復業已喪失多年的主權，這當然非不好的意志。談不到抑制不仰制問題。（四）『國家服從條約。是出於自然法上的義務，』我們知道，自然法（Natural Law）對於人類是主張凡屬人類，都享受一樣的權利的。有的學者，對於禽獸之類，也認為在相當情形之下，也有權利能力。那末別國脅迫一個國家。訂立

不平等條約，是違反自然法精神；那屈服已久的國家起來廢止那種不平等條約，才是合於自然法的精神呢！(五)國家以信譽為重，所以須服從條約。」像中國這樣的國家，被不平等條約侵害得忍無可忍，而所有的不平等條約一再延期，平均已過半世紀以上，現在要起來廢止他，於國家的信譽，沒有什麼說不去罷！(六)「條約拘束力的存在，限於締約國家意思合致繼續之時。凡遇締約的一方中途變志，條約即歸無效。」依這種主張看起來。中國廢止一切不平等條約，是合於國際公法的精神呢！

根據上述各點，中國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沒有違背國際公法的地方。我們當毅然照廢止中比條約的精神，一致廢止他！立即廢止他！

現在有一般謹愿的國民。以為廢止不平等條約，須得各關係國的同意，這完全誤解了！好比請求軍閥廢督裁兵一樣！所謂「與虎謀皮」！我們毋庸出此。只須宣告一切不平等條約無效，那就沒有束縛能力了。他們如果還要強求非分的利益，非再用兵來征服我們不可！我們目前，固然實力不敵，然而他們的強暴不足懼。現在世界民衆的智識，已比從前進步。對於國事都注意了，不會再聽少數握着政柄的野心政客，公然利用他們國民去公然劫略殺伐了。並且現在的國際情勢，也和從前不同，列強自己意見紛歧，難有一致行動；我們正宜利用外交手段，達到我們廢止一切不平等條約的目的。

救國與賣國的區別

靖塵

中國國民黨的三民主義，就是救國主義；中國國民黨就是救國黨。因為要救國的緣故，覆了賣國的滿清政府，還不絕的與賣國的軍閥相抗，與賣國的官僚相抗。無論如何犧牲，在所不惜。

這是中國國民黨數十年來光明磊落的歷史。不料正當可以戰勝賣國的軍閥官僚的時期，忽又有種賣國黨攪入中國國民黨的內部，非理可喻，非情可動，教之不聽，逐之不走，遂使社會上看不出純粹的救國色彩。

這賣國黨是誰？就是所謂中國共產黨；是以所謂中國共產黨研究的不是共產主義，簡直是賣國主義；所謂中國共產黨相信的不是共產主義；簡直是賣國主義，所謂中國共產黨要實行的也不是共產主義，簡直是賣國主義。一般人祇知道反對他們盲從共產，鼓吹共產，不知道反對他們賣國；他們正在那裏哈哈大笑，說是你們中了我們的計呀！閱者別以我的話太武斷了，我可以舉出幾樁事實證明他們是賣國黨：

本黨總理的對外政策，為的是要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的民族，斷不容那一國有平等待我的事實。所謂中國共產黨便天天對俄國歌功頌德，要使中國國民黨服從俄國的指揮，說什麼第三國際是世界革命的總機關，中國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當總理健存的時候，他們還不敢過於猖狂，俄人鮑羅庭僅等於總理一個雇傭。一到總理逝世，他們就捧鮑羅庭為太上皇似的，心目中沒有中央執行委員會，沒有國民政府，但有鮑羅庭的命令。這是所謂中國共產黨賣國的第一種確證。

本黨的民族主義是要首先團結自己的民族，然後扶植世界上的弱小民族，以達到世界大同的目的。總理的民族主義演講：「這回我們國民黨在廣州開大會，蒙古派得有代表來，是看我們南方政府對外的主張是否仍舊用帝國主義，他們代表了之後，看見我們大會中所定的政綱是扶持弱小民族；毫無帝國主義的意思，他們便很贊成，主張大家聯絡起來，成一個東方的大國，像這項要贊成我們主張的情形，不但是蒙古如此，就是其他弱小民族

都是一樣」。我們聽了總理這段話，便知道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所說的「承認中國以內各民族之自決權」，是在使那些民族能夠脫離帝國主義及軍閥之束縛，「自決兩字就是脫離束縛的意思。所以下文又補一筆說：『於反對帝國及軍閥之革命獲得勝利以後，當組織自由統一的中華民國』。再讀總理著的國民政府建國大綱說：『對國內之弱小民族，政府當扶植之，使之能自決自治』。這『自治』兩字與地方自治的自治兩字的意義是一樣的，這『自決』兩字與國民自決的自決兩字是一樣的，曰國內，曰政府，可見如滿蒙回藏那些弱小民族，無論如何，總離不了中華民國的範圍，離不了國民政府的範圍。無奈共產黨人偏歡喜曲解『自決』兩字，以為『蒙古自決有三條路可走，一是完全獨立，一是附屬蘇俄，一是附屬中國。而今外蒙表面上是獨立，實際上是附屬俄國，所謂中國共產黨操縱的偽中央黨部還要規定什麼承認各弱小民族享自決權，以便再加曲解，鞏固俄國控制外蒙的地步。這是所謂中國共產黨賣國的第三種確證。

所謂中國共產黨平日專以盧布的餘瀝誘騙一班幼稚而貧苦的青年，這班幼稚而貧苦的青年所得的津貼雖少，却是有得之則生，弗得則死的形勢，他們天天把第三國際的命令轉給那班青年，強迫那班青年遵守，那班青年起初或不十分相信，恐怕停止津貼，不得不遵守，久而久之，習慣成性，自然認俄國為神聖不可侵犯的上國，無論俄國有如何不平等對待我的事實，都替他申辯洗刷，更展轉傳播到未受津貼的同鄉同學，不知不覺便成了精神上的賣國賊，從前日本在高麗，祇有一個一進會，便把高麗吞併了，現在成羣結隊的精神上的賣國賊散佈社會，中國不是越發危險麼？這是所謂中國共產黨賣國的第三種確證。

「赤化」兩字的解釋是歸化俄國的意思，因為俄國的國旗是赤

旗，俄國的軍隊名赤軍，我們不必以章太炎們的反赤，軍閥們的討赤，遂認反對赤化為惡劣的名詞。赤化既是歸化俄國，換句話說，就是賣國賊，賣國是人人應該反對的。所謂中國共產黨竟視顏無恥，不但自承為「赤」，且以「赤」妄拉到國民政府和北伐軍身上。不啻為帝國主義者和軍閥張目。這是所謂中國共產黨賣國的第四種確證。

所謂中國共產黨既有了上述的四種賣國確證，怎樣可以任他們混在救國同志之內？怎樣可以任他們敗壞救國黨之名？同志們！我們不肅清共產分子，則一方面救國，一方面賣國，儘管打勝仗，目的還是相歧，功罪還是相消，我們的救國主義還是不能夠充分實現，而況那些賣國黨時時刻刻要拆救國黨的臺呢？

我希望各界從此認識中國國民黨是救國黨；所謂中國共產黨是賣國黨。中國國民黨同志研究的和要實行的的是三民主義，就是救國主義；所謂中國共產黨研究的和要實行的不是共產主義，是賣國主義。在肅清了共產分子的中央黨部，祇有純粹的救國同志，無所謂左派右派；在沒有肅清共產分子的區域，也祇有救國派，賣國派，無所謂左派右派。最後我還有幾句簡單的話，就是：

救國者與賣國者的手段不同，目的不同，沒有同在一個團體內的可能性！

救國者打倒賣國者，中華民國纔能夠建設！

賣國者打倒救國者，中華民國就不堪設想！

救國者一致團結起來，纔能夠打倒賣國者！

熱心建設中華民國的民衆，當爲救國者的聲援！

敬告北伐軍人

公武

以十邊十決之勇。率百戰百勝之兵。始發韶石。底定衡湘，轉戰長岳。會師武漢。義旗東指，贛鄂底平。右弔川渝。蜀都響應。中州豪傑。附義而爭先。越甲雄師。望風而效順。此黨國前途之大幸。亦諸公用衆之有方也。秋高馬肥。想見揚鞭之得意。若從此恪遵總理遺教之真義。鼓勵革命之精神。澄清中原。統一全局。出羣生於水火。作大旱之雲霓。以成我辛亥革命未竟之全功。此我在野軍人，臨風頌禱者也。乃者環顧四境。細察民心。對於我北伐軍之勝利。未見舉欣欣焉有喜色而相告者。而類皆舉疾言而相告者。其故何也。蓋以我北伐軍之旗幟，未盡鮮明。足以使民衆心理有以懷疑之故也。然而我北伐軍，固號稱國民革命軍矣。所捧之旗幟，固光明正大青天白日之旗幟矣。又何未盡鮮明。何可懷疑之有。吁此我北伐軍旗幟之下。有暗中飛躍，而宣傳其共產主義者在也。我北伐軍堂堂正正之旗幟。因此之故。遂至變爲灰色。民衆懷疑之心理。於焉生矣。吾黨總理孫先生，創造三民主義，與孕育吾黨。我海外內同志。在三民主義訓育之下。共同奮鬥。辛亥革命。振臂一呼。全國響應。未及百日。而推倒二百餘年根深蒂固專制之滿清。嗣後袁世凱帝制自爲。張勳妄圖復辟，我全國同志咸本總理三民主義之精神。而與帝制復辟之妖孽鬥。不崇朝而殲滅之。恢復我中華民國共和政體。此吾黨及吾民族固有剛毅獨立之特性。不必藉助於異族也。而共產黨入寇吾黨之後。宜竟佈總理第三國際之指揮。且受斯拉夫民族之命矣，此所以使民衆懷疑者一也。吾黨總理之民族主義。是恢復我大漢民族之精神，由我大漢民族，結合滿蒙回藏各民族，成爲大中華民族，取得國際平等地位，再進而扶弱濟傾。救世界各民族之被壓迫者以成大同之治。而共產黨，則宣傳共打破國界。世界革命。且贊成蒙古之陽爲獨立陰實附俄也。吾黨總理之民權主義。是使我中華民族

各階級人民，有平等機會而操政權。更有平等機會而操治權。所有一二階級之專制。以一二階級壓迫他階級。均所不取。而共產黨，則鼓吹階級戰爭。勞工專政也。吾黨總理之民生主義。是用節制資本，平均地權政策，以扶植無產階級。限制有產階級。發展共享之實業。阻止新資本家之產生。防止中國的社會病。而共產黨，則宣傳其馬克斯的共產主義也。凡此種種。皆足以混亂吾黨之旗幟。淆亂民衆數十年對於吾黨之信仰。此所以使民衆懷疑者二也。吾黨總理之遺囑，係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應聯與否。則以是否平等待我爲標準。而今則黨國大計，悉總命於俄人鮑羅。軍中大計，悉總命於俄軍官加倫。稍有異議即加以反革命不革命之惡名。藉端排擠。且加害之。其威權與日本在朝鮮之統監無異。是受其支配。非聯合也。平等何在。此不但辱沒我中華民族之歷史。且喪失我中華民國之國威。且違背我總理遺囑之意義。此所以使民衆懷疑者三也。吾黨數十年忠誠之同志。身經百戰之將校。素得人民所信仰者。而共產黨藉端排擠。以反革命不革命之惡名。且加害之。使其於國民政府勢力所在地不能甯處。此所以使民衆懷疑者四也。古人云。古之所以得天下者。得其民也。得其民者。得其心也。民衆懷疑。心不歸附。足以爲國民革命成功之阻礙。吾人心所謂危。所以極力進行清黨運動也。我北伐軍人，皆先總理之信徒。素忠主義者。豈可任令此跨黨分子。橫行於青天白日旗幟之下。破壞我總理數十年之精神，所創造之黨基。顛覆我革命諸先烈艱難建造之中華民國乎。我北伐軍人。其振袂而起。加入清黨工作。驅逐懷有吞併吾黨陰謀之共產份子。驅逐總監式之俄人。奮鬥奮鬥。勿忘總理遺教之真義也。

中華民國兩種亂源

辟

中華民國對內，打來打去，足足打了一十五年，不說是國家元氣打傷了，人民財產打窮了，就是打者自身，無論誰勝誰敗，感受的痛苦，想也不少，爲甚麼原因要這樣打呢？經許多智識階級研究，約有兩種其一，：南北爭戰說。我想南北人習慣性向，或稍有不同，而自交通發達以來，南來北往，並未發見絕對不相容之點，又何至非打不可。即說是打，應該南北人各站在一線上，南人歸南，北人歸北，互決一個勝負。其實不然，南人有助北人打南，北人有助南人打北，這界限已經打破。而且南人打南，北人打北，亦數見不鮮，這又何說呢？可見南北戰爭，不是中華民國亂源，其二：新舊戰爭說。今姑假定民國新起汎民黨爲新的，繼承清朝勢力官僚爲舊界的，新舊限，或有冰炭，主張亦自有不同，釀成戰爭，殊非難事，然而事實上，新的鑽入老官僚窠內，舊的不見得拒絕，舊的牽入汎民黨窠內，新的也覺得高興，這新舊弄得水乳交融，倒怕不是生出戰爭，打破飯碗。再進一層，新的與新的打還利害，舊的與舊的打更拚命，例如四川一省，到了民國，除却陳官是一個全新的外省人外，其餘都是四川省新發戶，關起門來，打得很起勁，北京向爲舊官僚巢穴，段曹當日，各擁重兵，其一場血打，不是流血許多嗎？可見新舊戰爭，也不是中華民國的亂源。

今除却以上兩種亂源，而再尋出兩種亂源，是甚麼呢？這個答案，我信口說出，一個是恃有暴力挾有奧援的軍閥。一個是第三國際中國支部共產黨。這兩大亂源，混在中國裏，一個牽向十九世紀以前路上走，一個牽向二十一世紀以後路上走，利害是極不相容的。就性質上說，一個陳腐，一個奇怪。然而腦筋簡單，都是一樣，何以見得，軍閥只要有槍有錢，橫行霸道，共產黨也不去研究共產主義，也不去研究歷史國情，中國是否有共產資料，是否有共產必要，都不去問，只是瞎叫瞎跳，這兩種人，恰好供

人利用，自歐洲大戰結果，發生一個蘇俄聯邦，與帝國主義者，及第二國際，積不相能，產出第三國際，與之抗衡，本來帝國主義者，對中國壓迫太甚，有蘇俄出來打倒帝國主義，凡屬中國人，自然是歡喜的，不料蘇俄見帝國主義的本國，防範周密，無懈可擊，乃進而到我們破爛中國，來收取我們中國破落戶成，立第三國際共產黨中國支部，直接把個中國鬧翻了，間接帝國主義者，也受其害，於是帝國主義者，依照他的傳統外交政策，格外加工，就向來抓住的軍閥，拚命幫忙，與蘇俄成個對峙形勢，各走極端，亂事一天擴大一天，不但帝國主義沒有打倒，反弄到帝國主義來打倒中國，這個問題不解決，中國亂無已時，任何人恐不能否認。

我願中國人認清兩種亂源，先要推求兩種亂源的來由，已如上述，其次要辨別兩種亂源的證據，應該求醫治療，我始下一個方案，軍閥是害癆病，癆病發作時期，是有一定的，中國人視癆病在身，最長生命，也不過三年。大約這三年內，害癆病的軍閥，也就要自身消消，防止癆病的傳染，只要愛潔淨就可無慮矣。共產黨是瘋癲症，傳染容易，蔓延迅速，一沾到身上，生命不保，更有不可思議的賣瘋，受之者甯身殉而不悟，此種症候之厲害，已經發現於國內，若不速求治療，前途危險，不堪設想。

現在中國人，知此厲害者有人，反對此厲害者有人，期撲滅此厲害者也有人，然而知此厲害者，以爲尙輪不到身上，各人自掃門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去了許多。反對此厲害者，自己站腳不穩，只有招架之功，並無還槍之力，又去了許多。期撲滅此害者，例如近日反赤及討赤一流，用着全身本領，演出全武行，結果反弄得一個大敗塗地。似此現狀，亂種不日就猖獗，無法醫治嗎？然而不然，亂源在外，則求外治，亂源在內，則求內治，如今內外夾攻，應該內外兼治，外治者何，是主張外交自主的公

開，不受取任何屬性帝國之詭秘行動。內治者何，是信仰純粹的三民主義，以。截無的放矢之邪說橫行。故我國民黨人。以二三十年之經驗。稔知中華兩種亂源。非如此則不能求治。所以要貫徹主張。一面與軍閥宣戰。一面與共產黨宣戰。務使此兩種亂源，消滅淨盡而後已，我想中國人，受痛苦最甚，無過於今日，除國民黨一個法子再無第二個好法子，甚希望國民一般，共同努力，庶幾亂源以休，安治實現大家熙熙皞皞，永享太平那豈不是絕好大事嗎？

黨務專載

雜件

上海特別市黨部江蘇省黨部對時局宣言

全國民衆之厭亂也久矣。江蘇本爲富庶安樂之鄉。民元以來。迭經兵燹。全省財力垂涸。人民艱苦備嘗。厭亂之空氣乃較他省爲特盛。今歲北伐軍出兵討吳。孫傳芳恃其武力。藉口保境息民及討赤之言。稱兵助吳。阻撓北伐軍之前進。以五省人民生命財產供其犧牲。一時呼籲和平之聲浪遂磅礴乎東南。頃者孫氏潰敗。方慶和平在即。豈謂兼旬以來。孫氏死守蘇浙皖及魯張南下之說甚囂塵上。談虎色變。草木皆兵。交通腹臆。盡行戒嚴。舉足跬步。動觸刑章。我人民之主權生命財產悉付諸軍閥鎗尖刺刀之上。謂其能安全無恙者。誰敢信之。而上海爲東南商業文化中心。尤難免其蹂躪。本黨部爲民衆之利益計。奮圖有年。當此千鈞一髮之際。爰本民主之旨。籌民治之基。覺目前最切迫之要

求。不外三端。一日拒絕魯張南下。二日促孫氏引退。將蘇政還諸蘇民。三日全蘇各法團組織委員會接收蘇政。遵照國民政府所頒省政府條例辦理。夫民爲邦本主權在民之說。凡我國民類皆耳熟能詳者矣。乃民國成立以來十五年。仍不免受封建軍閥之摧殘壓迫者。實國民之團結不固有以致之。今幸我國民政府之北伐順利。全國之命運將終。願我全蘇民衆速起爲堅固之團結。同向日暮途窮之軍閥進攻。以速其崩潰。而促成民治之制度。貫徹民主之主張。本黨部誓率全體同志爲後盾。謹此宣言。

中國國民黨上海特別市執行委員會江蘇省執行委員會
中華民國十五年十一月十六日

駐法總支部所轄各級黨部黨員表

按下列黨員表。係駐法總支部根據各黨部。填寄之調查表者而編列之。其錯誤者及未填表者或填表而未列入者。統俟編黨員錄時再行修正。合併注明。

駐德支部

王 震	吳震華	葉思漢	王 彪	葉炳華	熊克瑄
葉春榮	王頌清	朱顯權	康士品	徐 洪	詹顯哲
林蘭友	周景俞	周廷仕	張岱岑	陳朝元	石南陽
周 呂	余達尊	周 虬	萬 燦	周幹臣	潘 尹
陳 苞	莫 庸	劉兆錫	詹桂芳	虞德平	周 權
朱敬如	吳 保	章 琦	吳俊民	徐壽卿	陳 龍
陳 超	周虎侯	林 樵	林 榮	陳 楚	項炳均
陳 旦	林 屏	葉風超	溫在田	王漢興	林一興
周 誠	陳玉興	涂 浩	張 駿	周 宏	王 琪
吳振芳	吳卓如	林葉友	彭鴻章	周 惠	朱 璠

陳文	陳銳	林榮	尹德	周瓊	陳春齋
周榮	吳桂亭	林標	厲茂勳	徐壽卿	周邦興
傅贊襄	周克明	周奔紅	林春芳		

駐比支部

李槐	楊自福	鄧矩芳	林權英	林聖端	周敦憲
黃堅	楊開榮	何慶蘭			

駐荷支部

黃少良	林滿志	袁少礪	張國樞	徐興	姜子明
鄭東輝	鄭振壽	莊瑞麟	莊登康	何艾富	吳星福
梁欽	鄧榮瑞	鄧祥壽	黃廷	關福基	鄭牛根
鄭輝	葉美勝	鄧惠儂			

駐比央古支部

余中楫	鄭志	蔣景瑞	賴振強	鄧廣熙	王蘭馥
王顯銀	劉文清	鄧繼禹	鄧榮惠	戴昌震	莫愷
陳受祐	蔡夢癡	蔡林	李齋宗	汪章雲	胡儀九
李茂榮	章筱峯	錢金山	姜吉山	沈全勝	楊貴和
陳用材	黃子理	張成福	殷茂四	鄭嘯伯	傅驥

巴黎分部

諸葛華	彭福炳	熊雲章	曹德三	張亞才	顧堯階
胡鹿岡	唐冠華	潘韻笙	謝會三	王綱	柏勳直
張道藩	方棟棠	嚴瑞章	林則瑞	王去病	吳誠
馮濟安	傅益彰	涂名揚	許鐘鏞	侯昌國	孫運夙
文名昇					

特載

謝慧僧先生的一席話

記者

十一月十二日。本黨總理孫中山先生生日紀念。同志們及革命民衆刊行文字很多。喪葬籌備處印行之中山先生誕辰紀念特刊。有署名正厂者。寫出一篇文字，題目叫中山先生之革命精神。其文之第二段，有「一般老黨員自宋教仁黃興以至鄒魯謝持自己故步自封，不求進步，以致保不住革命精神，墮爲反革命派，却說中山先生是理想家，或者說是赤化過激」數語記者遇着謝慧僧先生，因將此文與之一閱，閱後有長的談話，茲特把他的談話錄出如左。

我不知正厂爲誰，因不知正厂爲那一類人，屬於何種派別。但是能作文紀念本黨總理，又能議論老黨員，想來必定是一個革命青年同志。不過看他這幾句話，實在是信口胡說，似出於有意亂說的。如其不然，亦覺得他說話作文太不謹慎了。黃克強宋遜初，確曾隨着一般人妄加批評，謂中山先生主張近於理想。這種批評，並且是民國元二年間革命黨分裂的原動力。一般同志爲引爲遺憾的。却是他兩個死的時候，世界上尙未發現過激黨與赤化的名詞，他兩個亦確未說中山先生爲過激爲赤化，死了的人雖然不會起來講話，正厂亦何苦祇顧說的噴響隨便誣賴死人。至於我與鄒海濱同志，那就更說不上了。單就我個人來講，其他的事且不用說，民國二年秋，討袁兵敗，克強棄南京出走，我主張中山先生仍應速赴南京主持軍事，因見先生於上海某處，這是我與中山先生見面的第一次。旋皆亡命日本，先生即創立中華革命於日本東京，民國二年夏，我宣誓入中華革命黨。

自此而後，直至民國十二年，我或在黨部，或在政府，皆奉先生的主張與命令。一致向革命進行上做去，以求貫徹我革命救國之初志，可以說如朝夕在先生左右一般。克強遜初對於先的批評，是我不以然的，克強諸人於兵敗亡命後。反主張法律解決，不與先生一致革命，是我反對的。到了今天，却很奇怪，正廠硬說起我是反革命派了，並且說我也曾說先生為理想家為赤化過激派，天下實真無奇不有。究竟正廠講我說中山先生為理想家為赤化過激的話，從何處聽來。他既沒聽着我說過，或者并沒聽着別人說過「又係從那一種記錄翻閱得來？如這一種不可信的記錄都沒有，那麼，我替他想，他或者可以說是從何處推想得來，却是他又明明白白說是我說的呀！因為此類的話，不是可以憑空捏造。莫講有我的行事言論可以證明是他亂說的，即使我不理會他，我很相信這種信口亂說毫無證據的議論，祇管他說得真像有那回事，并胡亂的拉上兩個死人一個活人來作陪，終是不能令人相信。至於說我故步自封不求進步的話，我平生不會吹牛，却是個最喜開善言的人，時時刻刻勉勵自家，惟恐我沒有進步。實際上進步不進步，當然要待旁觀者加以批評，不過這種批評，須舉出左證，有具體的論斷，乃為確當；就正廠一面來說，却不是籠統其詞，祇求罵我一個痛快，便可算了事的，就我一方面來說，我不敢自信有進步，今正廠如此罵我，却能使力求進步如正廠是出於善意的說話，我還應當拜謝正廠的盛情。至於保不住革命精神墮為反革命派的話，我倒又要問問他，究竟他說得反革命是怎麼樣一個界限？我的言論行事，依他的論斷，究竟那些是反革命的，他也應該明明白白的寫出來。總之我係中國國民黨黨員，始終是實行三民主義的革命，我為中國人，始終是實行救國的革命。若說到與共產黨的關係，我於民國十年十一年十二年及民國十三年上半年

，關於國民革命的一段工作，尙是主張本黨與共產黨合作的，並且歡迎共產黨黨員中願為三民主義奮鬥者以個人資格加入本黨，完全與中山先生的意思一致；那裏知道共產黨及其黨徒，皆是包藏禍心，來破壞中國國民？彼輩既不是要在中國實行他的共產主義，且又一再聲明中國惟有實行三民主義，為甚麼鑽進中國國民黨後，却陰險毒辣的做起破壞中國國民黨的勾當來？並且借着中國國民黨的幌子，做他共產黨的工作，這究竟是怎麼樣一回事這豈是兩黨合作應該如此作法嗎？這豈是加入中國國民黨的黨員應該如此作法嗎。我為忠實并救護中國國民黨起見，對於共產黨及其黨徒這種行為，是絕對的反對的，是絕對的主張開除彼等在本黨黨籍的，難道這種反共產黨及其黨徒的主張，就算是墮落，就算是反革命嗎？我是知道今日的中國革命，要與世界各國革命發生關係，纔有圓滿的結果卻認定并且堅強的認定革命黨不應該修談世界革命修談打破國界，反把中國建國的事業丟了不管尤不應該祇知有蘇俄不知有中國，即以實行主義或實行政策而論，亦不應該不顧中國的國家社會情形，橫豎將蘇俄的一切辦法，整個的拿來擺設起，就算透了一種甚麼心願，難道我這種認定，也算是墮落也算是反革命嗎？我說到這點，我却發生一種感想起來，就是現在中國的人，不管是青年，是老年，是男的，是女的，平時滿口的誰是進步誰是不進步，誰是革命誰是不革命，很像他自家在思想上革命進行上，是數一數二的了，一旦回過頭來說到自家，或者要實際的表現起來，或者每夜睡到天色將明的時光，良知忽然發見，或者別人議論到自家身上，針針見血，逼得無縫可鑽無形可遁，那時的自命為頭等豪傑的，却偏有許多形容不出的難過樣子。正廠當不是這一類的人物，不過像這般的信口亂說，我未免為他擔憂。我很希望他努力革命，從今以後，無論是說話是作

文，總要謹慎些才好。君子愛人以德，我的說法，他未必肯聽，不過他既是個青年革命黨，我料他一定會努力前進。他別有黨派關係，是出於有意捏造些「莫須有」的話來，作打倒我的武器，那就當別論了；果係如此，似乎不能算是革命黨光明磊落的行為，並且是枉費心機了。

(未完)

時評

今昔之上海國民日報

靖塵

中華民國十五年十一月十七日。上海國民日報登載廣州偽中央黨部訓令。其內容令上海國民日報對於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加以切實之攻擊。在彼方之措詞。固指此中央執行委員會為偽中央黨部。並指此中央執行委員會為西山會議叛黨分子所組織。記者考察此種所謂訓令之由來。無非根據共產分子操縱之聯席會議議決案耳。共產分子仇視本黨。匪伊朝夕。桀犬吠堯。夫何足怪。所可怪者。共產分子猶得假本黨之名。誰實使之。

一般人所稱之西山會議者。即第一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也。以其在西山總理靈前開會之故。名曰西山會議。本此會議之議決案而產生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本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之結果而產生中央執行委員會。其始終一貫之主要精神在清黨。詳言之。在執行「開除共產分子在中國國民黨黨籍」案。此共產分子所以認為不共戴天之仇其圖反噬。早在吾人意料中。竟究西山會議是否如共產分子所謂之叛黨。不俟記者代為答辯。有第一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之案卷文電在。有上海國民日報之

論說記載在。葉楚傖同志為躬與此會議之中央執行委員。並為贊成此會議之上海國民日報總編輯其答辯當較記者為親切詳悉矣。

然今日葉楚傖同志之答辯為何如乎。記者不忍言矣。充任偽中央黨部秘書長者。葉楚傖同志也。而核發上述之所謂訓令矣。蓋負上海國民日報之責任者。葉楚傖同志也。而登載上述之所謂訓令矣。雖偽中央黨部秘書長與中央執行委員地位不同。而國民日報則猶名為國民日報也。曾幾何時。矛盾若是。豈亦如梁啟超之今日之我不惜與昨日之我挑戰乎。又何以解於曠昔之攻擊梁啟超耶。

記者以葉楚傖同志之故而嘆息上海國民日報。豈無的放矢哉。民國日報自民四迄今。業逾十載。一年以前。雖或不無小疵。而大抵忠於本黨中經艱難困苦。未嘗少挫。尤以葉楚傖同志支柱之力居多。憶民國十三年秋。共產分子盤踞是報。葉楚傖同志百方圖復原狀。記者未嘗不佩其堅毅也。今則其人其報頓易面目矣。民國日報果遵照上述之所謂訓令而攻擊碩果僅存之中央執行委員會乎？於中央執行委員會無傷。恐葉楚傖同志當萬賴俱寂之候。回首故吾將深感痛苦耳。

「非常之人百折不回。其次則犧牲奮鬥或能歷數十年數年不。此記者與友人所習談也。白髮盈顛。兒女盈前。感及身世。尚不易保其常態。而况一報所需。自必數千。無米之炊。難為巧婦。記者甯獨不諒葉楚傖同志之苦衷乎？然葉楚傖同志少年有詩云。『魂魄何嘗有生死。英雄難得是風波。苟能牢記此語。忘却生死。運用風波。人不致有今昔之不同。報亦不致有今昔之不同。即至不幸而物化。而停刊。社會上念其報。思其人。以視徒為機械不啻霄壤矣。雖然。自清黨運動以來。如葉楚傖同志者不少矣。嗚呼。此非常之人之所以可貴歟。』

記者抑有數語爲同志告。吾人不必厚責民國日報。更不必厚責葉楚傖同志。歲寒然後知松柏。盤根錯節然後知利器。總理百折不回。志雖未竟。亦已推倒二百餘年之滿清。况以浮萍風燈倒行逆施之共產分子。摧陷廓清。較之推倒滿清。速於百倍。一日不達清黨之目的則一日不效葉楚傖同志之所爲。今年之民國日報可以將去年民國日報加諸共產分子之『叛黨』兩字移諸吾人。安知明年之民國日報不可將今年民國日報加諸吾人之『叛黨』兩字移諸共產分子乎。民國日報無恙。試拭目以俟之。

共產黨擁汪復職的內幕

(古南康)

汪精衛本是一個陰險詐滑，慕利好高的小人，在光復後，覬覦高位不獲，便妖妖治治地，說是：『不要做官』，時人被惑感佩他人格的高尚！其實他不是不要，是要大而不可得。所以中心憤懣，埋怨本黨，乘着袁氏的謀叛，他便與袁氏中勾結，曖昧來往，弄得他手段高強，袁竟與金蟄壁，送他辦報讀書。落後本黨失敗，他也不好意思地，離國到法，這筆大款，究從那裏去？想來大家也都知道，我不消說了。

迨後總理孫先生謀黨勢之復張，故由『同盟會』而改組『中華革命黨』，無何，時勢變遷，又由『中華革命黨』而恢復今之『中國國民黨』，在這一組一改的十年中，他不但無依章入黨，糊塗鬼混，而且但發牢騷，說：『我只幫忙先生，其他不管』，這種言行，其違犯紀律，目無本黨，豈不是早露其心迹呢？

到了前年。他踉蹌北上，向着總理臥病不能執事，他便威福白道，驟凜然有總理風。去年三月十二日總理不幸死了！他就跑回廣東，立刻加入共產黨，一邊廣收徒衆，以爲內助，一邊聯絡鮑羅庭，引爲外援，大約是看到根蒂鞏固，勢力充足了，他

便於羣衆的大會場中，公然倡着：『同志要革命者，向左去』，一個二三十年和和氣氣，無彼無此的本黨，給汪精衛就來分起幾派，這又豈不是他弄散本黨的一個大鉄證嗎？

旋我中央黨都察知汪氏種種不法行爲，所以於第四次全體會議時，議決：『革除汪氏黨籍六個月，這六個月內，不准他在國民政府下任何機關幹事』，以示薄懲，而期他悔改，可是汪氏不但違抗中央命令，出其極反動的言論，且更事事聽從鮑羅庭和第三國際的導揮，把本黨在粵一切忠實的黨員，捏誣傾陷，殺戮驅逐，滾個清光，任他一人安安穩穩地，做起國民政府的主席來，昔日說：『不要錢，不做官』的汪先生，今竟一人領幾個衙門的津貼，而又榮然登峯造極了！這還是他拿自己的手，打自己的嘴，露開一生肺腑，示人以僞罷。

但他到這個田地，仍未滿足，還要縱容共產黨徒把蔣介石同志等，也當做『靶上針』，『眼中釘』，共產黨人李之龍等胆敢於本年三月二十日，謀同俄人駕駛中山跑艦，圖襲黃埔軍校和各機關，以傾覆我國民政府，而代以『布爾薩維克』的赤色政府。好在蔣同志等事前探知，防預嚴密，把這些背國叛黨的共產份子，一一拿獲，事證昭彰，無從狡脫，而事後蔣同志等，未能按罪澈底肅除，貽爲黨患，這當然是一件很痛心的事！我且擱起不說。惟汪精衛自覺是國民政府主席，難辭責任，竟一溜烟就逃之夭夭去了。至今已逾月有強，而汪的聲息，可以叫做『青鸞訊杳，黃犬骨稀』，凡我同志，正幸『狐妖歸洞，省却人間亂事。』

那知日來報章的揭佈，和各方面的報告，說：『共產黨最近有四大計畫的議決：要以最短期內，消滅國民黨，及謀國民政府歸共產黨專政，並殘清三民主義信徒，而又不滿意於蔣同志等，最近的所爲。因關於此項計畫之進行，故有擁汪復職的必要。汪

也以官廳還未過足，而薪俸缺領者，且積至二萬金之多，故更要藉復職，以收這筆鉅款，此外復提出權位問題多項，已得共產黨諒解云云。

據上報端所載，和同志報告者，其內容雖微有差異，而其不利於國民政府，與本黨和蔣同志者，大概相同。怪不得日來關於汪氏復職事，既有人提出，又有人贊同，且有人願當代表，前去歡迎，一場把戲，真做得格外好看！我因忙於功課，未能再探究，姑暫論之，以觀他的下幕吧。

共產黨放火燒東園

(孤鳴)

靡惡不爲的共產黨，藉着廣東工人對英的罷工，而從中把持壟斷，朋比爲奸，舞弊推扣於直接間接，致發意外大財者，如鄧中夏，譚平山，周恩來，蘇兆徵，楊石魂，林昌熾等。昔皆一好亂被革的學生，或船中司事勞動的工人，今竟各擁百萬或數十萬的鉅資，置屋買田，存店放息，嫖賭飲吹，各極豪華？益以此取消罷工，投降英國，所得賄賂，更屬不貲！

而團團的什麼委員長，什麼共產先覺，什麼幹事能員，時至今日，真可與蘇俄的閣僚委員，遙遙相對，並駕齊驅！

然而到了近日，大多數的工友們，覺悟被賣了，內中舞弊推扣的事情，又一件件穿了，大衆就要和這班扶助勞工的共產黨徒核賬，他們因爲俗諺所謂「偷吃雞肝心內知」。所以始而推諉誑騙，繼而借着鮑羅庭和譚平山的威力以鎮懾，終虧了這大多數覺悟的工友們，是不怕官威的，硬要和他算個清楚。

可是這班共產先生，迫得無奈，計從中來，把廣州素最有名而被罷工委員會借駐辦公的東園，只使數罐煤油，一根火柴，於本月六日下午，就把全座硬硬燒了！事後那些覺悟的工友們，

再要和他們算賬，他們只說一句：「賬簿統通被火燒了，你們沒有看到嗎？」真妙計哉，共產黨徒！最可憐的，是裏頭被火燒斃的工人！

當時廣州市民看了這事，沒有一個人不咋舌恐怖，搖首嘆息！其實謀財害命，殺人放火，是共產黨人幹慣的，究竟有甚麼稀奇呢？

漫談

共產黨與敗家妾

綠

共產黨因爲存心要覆滅本黨，所以摧殘本黨純粹的同志，惟其要摧殘本黨純粹的同志，不得不想出種種惡名詞來，誣蔑人家，當作罪名。好比「反動派」呀，「反革命」呀，都是他們陷害人家的口頭禪。其實「反動」「反革命」種種名詞，都是他們自己的寫照。凡是最下流的人，自己做着種種壞事，罵起人來，就把自己所做的壞事，去誣蔑人家，以爲這樣罵人，是最厲害的法子。我記得我親戚家裏，有一個淫賤陰險的姨太太，自己在外頭幹着無恥的穢事，反而口口聲聲，一回兒說大婦有外遇，一回兒說小姐不規矩，一回兒又說少爺不長進。觀於此，覺得共產黨誣陷本黨純粹同志，同那個敗家妾的行爲，是無獨有偶，不足爲奇了！